

蔚县

【典藏河北·品读历史文化名城】

DIANCANG·HEBEI
PINDU·LISHI
WENHUA
MINGCHENG
YU·XIAN

京西古邑

孙泓洁 孙桂岩 编著



冀版精品工程丛书

河北美术出版社



蔚县

JINGXI GUYI YUXIAN

孙泓洁 孙桂岩 编著

【典藏河北·品读历史文化名城】

冀版精品工程丛书



河北美术出版社

丛书编委会主任: 杜金卿
编委会副主任: 甄树声 刘金凯 李保平 张晨光
编委: 张魁星 赵彦朝 徐凡 景宏 曹宝泉 钱景楠

策划: 曹宝泉 李彬
执行主编: 孙泓洁
责任编辑: 李彬 武小森 单海运
责任审读: 杜恩龙
责任校对: 刘燕君
封面设计: 赵建
设计制作: 王津

本册编委会主任: 余德洪
副主任: 杨丙英
编委: 高占俊 李新威
摄影: 许宝宽 郗少华 孙泓洁 祝天华
王玉冲 翟献亭 李新威 曹国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西古邑——蔚县/孙泓洁, 孙桂岩编著.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8.5
(典藏河北·品读历史文化名城)
ISBN 978-7-5310-2367-8

I.京… II.①孙… ②孙… III.蔚县—概况 IV.K9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116号

典藏河北·品读历史文化名城
京西古邑——蔚县 孙泓洁 孙桂岩 编著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 050071

制版: 翰墨文化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24

印张: 8

印数: 1~3000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城记 1

· 历史 · 关防 · 疆域 · 人物 · 建筑 · 生活

008 引子 2

· 深邃的乡土家园

014 符号 3

· 泥河湾 · 代王城 · 玉皇阁 · 南安寺塔
· 古寺庙 · 古戏楼 · 古城堡 · 古民居 · 剪纸 · 壁画

026 城事 4

· 堡子 · 堡子里的日子 · 三个乡间土堡 · 蔚州城
· 暖泉的泉 · 西古堡的老房子

5 讲述 064

· 雕刻时光的人们 · 南张庄的手工作坊 · 周永明剪纸世家 · 鼓楼上的高佃亮
· 任玉德的剪纸与泥塑 · 精致生活绣 · 为壁画而摄影的王玉冲

6 行走 106

· 空中草原，这里没有一棵不开花的草 · 中国的雪绒花在哪里
· 穿越小五台山 · 小五台山自驾游 · 飞狐峪 · 话说飞狐道

7 市井 136

· 商道、店铺、八大镇 · 蔚州的能工巧匠 · 古壁画里的营生 · 街巷之间的行当

8 风情 156

· 耍红火 · 打树花 · 拜灯山

9 美食 172

· 色香味的欲望街市 · 谚语里的美食 · 蔚县人的黄糕情结

历史

LISHI

关防

GUANFANG

疆域

JIANGYU

人物

RENWU

建筑

JIANZHU

生活

SHENGHUO

历史 LISHI

蔚县古老而文明。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息繁衍。商汤王（约前17世纪初）封代国。战国时，名赫古今的西楚霸王项羽曾携赵王歇来此，立歇为代王。汉代大将韩信、张耳进兵于此，俘赵王歇，置代郡。南北朝时置蔚州。唐宋时期，是汉与少数民族争夺之地，成为著名的古战场。明清之时，才较为安定。

——《蔚县志》



GUANFANG 关防

蔚为古代，界在北鄙，当三关两镇之间，实畿辅肩背，云骨襟喉也。

——《蔚州志序》



疆域 JIANGYU

蔚州疆域“东至保安州界共九十里，南至黑石岭县界共七十里，西至广灵县界共三十里，北至西宁县（今阳原县）界共六十五里……”

——《蔚县志·疆域》清乾隆四年即 1739 年载



RENWU

人物



魏象枢像

蔚县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涌现出大量智者贤能，仅进士举人就有355名。除尹耕、马芳、郝杰、魏象枢、李周望等这些朝廷大员外，中小官吏举不胜举。尹耕所著《两镇三关通志》，是一部中外很有影响的名志，魏象枢的《寒松堂集》、《知言录》等在文学史和学术界也颇具影响。

——《蔚县志》

建筑 JIANZHU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蔚县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璀璨的古代文明。早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8年），就修筑了绵绵千里的长城，史称赵长城。辽金时，重建了巍峨屹立的南安寺塔，其后又建造了众多的古朴典雅、工艺精美的楼阁庙宇……及村村都建有的土地庙、山神庙、关帝庙、古戏楼，真是争奇斗艳，各具特色。有学者说：“蔚县就是一本考古学教科书和一座古建筑博物馆。”

——《蔚县志》



著名女作家梅洁曾在蔚县生活了 10 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我最初拿起笔，小心翼翼地、一笔一画地书写乡愁时，我已大学毕业 10 年。10 年我都居住在塞外一座明代就已很繁荣而现代衰落了贫困了的老镇上。我在老镇一座砖砌的窑洞里——窑洞一排就有上百间——守护喂养我的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老镇的古巷里穿梭，买菜、买粮、买煤、担水、上班、送儿子上学……我非常怀念在老镇上度过的漫长岁月，怀念那段很清贫、很辛苦、很琐碎、也很女人的日子。我相信是这样的日子蓄积、储备了我日后的文学写作。我就是这样在老镇上写下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恩。”





深邃的乡土家园
SHENSUI DE XIANGTU JIAYUAN

深邃的乡土家园

SHENSUI DE XIANGTU JIAYUAN

同遥远的燕云十六州的蔚州扯上点儿关系，是我始料不及的。所以当我拿到那本写有“蔚县暖泉镇西古堡村荣誉村民”字样的大红证书时，突然觉得与蔚县，与暖泉，与西古堡之间有了一种宿命的关联。

在此之前，我曾数次来到蔚县。



第一次是2002年去泥河湾采访归来。那个拥有一个高高的天主教堂的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正因为有望成为非洲之外的第二个人类起源中心而受到高度的关注。回来时经过与泥河湾同一地质区域的蔚县。这片韵味悠长的古老乡土,当时正被白雪覆盖着,浓郁古朴的乡间景色银装素裹着,被简练成一幅纯净的水墨画,明媚得有点炫目。七拐八拐进了蔚州城,只觉出了街道上的热闹,在各式各样的小吃和土特产中,赶了个小集,选了一把炒菜用的长把铜铲和两把扎成圆形的特色扫帚,就匆匆赶往暖泉了。至今这两把扫帚还静静立在书房的一个竹筐里,提醒着我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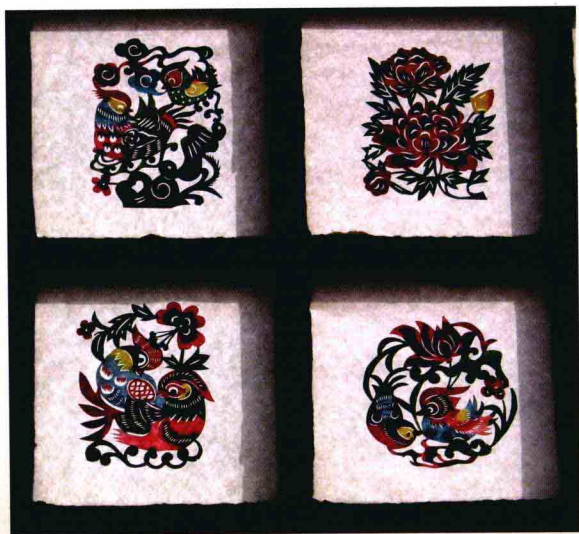
暖泉的名字,是听当地摄影家许宝宽说起的,他说我带你们去古镇暖泉。暖泉的名字从一开始就给了我温暖的感觉。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冒着热气的泉水和雕梁画栋的老房子。那次关于暖泉的记忆仅仅是在西古堡瓮城和地藏寺之间的街巷上走了一趟,然后爬到地藏寺的钟楼上瞭望了一下那连绵的老房子的参差屋顶。姜文拍摄电影《鬼子来了》时搭建的二层小楼还在,我感觉我们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无声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一座空城。人们好像都躲了起来,他们躲在深深的四合院和温暖的老屋里,看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哈着热气,跺着脚,踩着嘎嘎脆响的石板路,离开。

第二次是去采访蔚县的古城堡和古商道。蔚县的古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燕北那些古村落里,每一座村庄外边都围着一道高高的土夯的围墙,城墙般护佑着村庄。这些由城墙和堡门围起的四方的小城,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家园。那些乡间的土堡,卑微且渺小,但悠长而深邃,它们谜一样地伫立在北方的天空下,仿佛是很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小型的庙宇立在城堡的高处,那些戏楼隐



在堡门的后面，那些低矮的土黄色的房舍里，悄无声息。灰黄色的城垣把同样灰黄色的屋舍固执地封闭起来，显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坚守和无可奈何的停滞。而那些作为城镇的城堡，则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达，显示了连绵不绝的传承的活力。在张库商道促成的八个商业集镇里，保留了蔚县悠久商业文化的精华，那些钉着文物招牌的老店铺依然进行着古老的生意，一些街巷间的行当也不断拥有崭新的作坊……防御和经商成为了这块多民族征战边地最明显的两种意象。

2004年以后，我对于蔚县就不再是外人了。那年的3月，我被抽调到蔚县下乡。对于下乡这件事情，我不仅没有沮丧，还有一点点欣喜，因为我又要到蔚县去了。当时到蔚县下乡的20多人里，只有我一个女的，所以团长决定对我网开一面。分组的时候破例悄悄问了我一句“想去哪儿？”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暖泉”。于是我便首次作为工作人员入住暖泉镇的西古堡村。三个月后，我成了西古堡村的荣誉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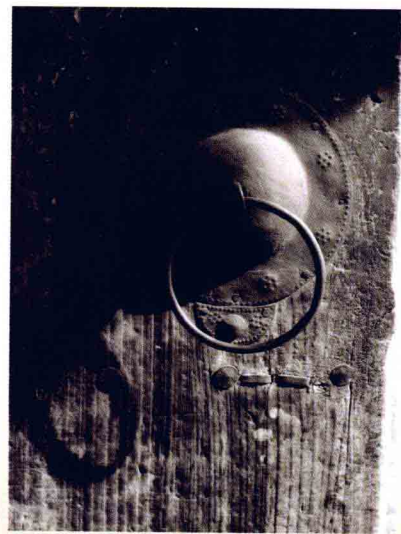
三个月里，我在蔚县形形色色的堡子间留连忘返，那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在古堡的街巷间、老建筑的雕琢间和剪纸作坊的色彩间游荡，看到那无处不在的村堡仿佛历史悠长的影子，几乎浓缩了整个乡土的社会文化史和生活史。一排年纪大些的老人，穿着老式的羊皮袄，手揣在袖筒里，倚在土黄色的墙垣旁，晒太阳或闲聊，多数时候，团聚的形式大于具体的内容。在他们居住的村子里，看不到昔日商道的影子，只是在街道两旁高大的青灰大院里，隐藏着无数商道上的秘密。有些故事是流传在街巷间的，像魏象枢之与蔚州，杨六郎之与抗辽，张苏之与抗日，王朴之与经商，王老赏之与剪纸，甚至于王振之与土木堡之变……蔚罗川村堡中的平静生活会因这些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

那些贴在方孔窗上的绚烂窗花，依然是这里最富有色彩和暖意的物件。那些生活在乡

间的手艺人，用灵巧的指尖不停地在制作着，他们的雕刻和印染，更多带有养家糊口的性质，但商业的成分，反而让蔚县剪纸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存发展下来。刻刀下的人生雕刻出绽放在窗户上的花朵，只是商品的功能，有时会大过情感的表达，在普通农家的窗户上，那些剪纸已不再蓬勃和绚烂了。

不断有人同我一样，来到这片有可能是东方人类最早起源

的地方，解读这里的村堡、城墙和风情。然而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大多数农民并不知道泥河湾是怎样的一处地方，他们只是在古老的村堡背景下不停地耕作和刻染，在蔚罗山川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外面的人想尽着方法来寻找壶流河畔的这片乡土所沉积下来的历史和沧桑，而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却时常构想着要跨越到乡土之外的新



鲜地方。

我看到的蔚罗山川就是这样，在传统和现代中不停地辗转，而那些村堡和村堡中人们的生活，在这种辗转中一天天经历着变化。当然这些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就像我正在进行的这次跨越漫长的时间和地域间隔的历史文化之旅一样。

